





845.14
書 號 987.07
: 25

登記號 115545

文

碑銘

忠武



平章事武恭王公

同三司太師中書

華直贊

下平章事武恭王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

碑銘二首

附贊一首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公

神道碑銘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贊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

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恭王

公神道碑銘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而密分
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
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
輔真宗有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
恭公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
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
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
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
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
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

軍頭巡檢邢洛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羶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爲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卽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

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
爲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
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僉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
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
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
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
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
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
已即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
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

知曹州

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爲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義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諸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

頃之士皆可罵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
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
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
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
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
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
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
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
許以爲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

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
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爲河
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
本官爲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旣而上以富公弼爲宰
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
樞密而用富公爲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
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
大臣舉止爲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
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
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龍衣金帶自

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
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柰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
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
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
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
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
至六七上爲之不得已以爲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
度使又以爲同群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
右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
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

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
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
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
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
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
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
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
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
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
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扞出入

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邠一作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公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邠桓桓武恭

其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
恩均令齊千万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
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執汝予舊臣
亟其強起秉我樞鈞禮不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庭
拜毋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倚
惟時黃耇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
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勲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贈刑部尚書余襄公神道碑銘

始興襄公既葬于曲江之明年其子仲荀走于毫以
來告曰余氏世為閩人五代之際逃亂于韶自曾高

以來晦迹嘉遁至于博士府君始有祿仕而襄公繼之以大曲江僻在嶺表自始興張文獻公有聲于唐為賢相至公復出為宋名臣蓋余氏徙韶歷四世始有顯仕而曲江寂寥二百年然後再有聞人惟公位登天臺正秩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以繼美前哲而為韶人榮至於襄公贈謚始終之寵盛矣蓋襄有詔卹有物贈有告而謚行考功有議有狀合而誌之以閱諸幽有銘可謂備矣惟是螭首龜趺揭于墓隧以表見於後世而昭示其子孫者宜有辭而闕焉敢以為請謹按余氏韶州曲江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

不仕父諱某太常博士累贈太常少卿公諱靖字安道官至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知廣州軍州事兼廣南東路兵馬鈐轄經略安撫使在國始興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治平元年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明年七月某甲子返葬于曲江之龍歸鄉成山之原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天聖二年舉進士爲贛縣尉書判拔

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刊校三史克
集賢校理天章閣待制范公仲淹以言事觸宰相得
罪諫官御史不敢言公疏論之坐貶監筠州酒稅稍
徙泰州已而天子感悟亟復用范公而因之以被斥
者皆召還惟公以便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母
憂服除遂還爲集賢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景祐慶曆
之間天下怠於久安吏習因循多失職及趙元昊以
夏叛師出久無功縣官財屈而民重困天子赫然思
振頹弊以修百度旣已更用二三大臣又增置諫官
四員使言天下事公其一人也即改右率官供職公

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迴避姦諛權倖屏息畏之
其補益多矣然亦不勝其怨嫉也慶曆四年元昊納
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
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
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
中國戩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
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
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
騎馳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辯折
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夏冊

臣元昊西師旣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來告捷又以公往報坐習虜語出知吉州怨家因之中以事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公怡然還鄉里闔門謝賓客絕人事凡六年天子每思之欲用者數矣大臣有不喜者第遷光祿少卿于家又以為某衛將軍壽州兵馬鈐轄辭謝拜皇祐三年祀明堂覃恩遷衛尉卿明年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為秘書監知潭州即日疾馳在道改知桂州嶺南西路經略安撫使

公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天子嘉之即詔
公經制贛東西賊盜乃趨廣州而智高復西走邕州
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
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
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境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
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儂黃諸姓酋豪皆縻
以職與之誓約使聽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
與智高合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旣而宣撫
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
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

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疏言公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完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巖取智高母及其弟一人俘于京師斬之拜集賢院學士文之徙知潭州又徙青州再遷吏部侍郎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天子以謂恩信著於嶺外而爲交趾所畏者公也驛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公還邕人遮道留之不得明年以尚書左

元知廣州英宗卽位拜工部尚書在道病卒享年六十有五公經制五管前後十年凡治六州所至有惠愛雖在兵間手不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五卷三史刊誤四十卷娶林氏封魯郡夫人子男二人伯莊殿中丞早卒仲荀今爲屯田員外郎叔英太常寺太祝女六人皆適士族孫男四人孫女五人銘曰余遷曲江仍世不顯奮自襄公有聲甚遠始興開國讓美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偉歟襄公惟邦之直始登于朝官有言責左右獻納姦諛屏息慶曆之治實多補益逢時有事奔走南北功書史官名在夷狄

出入艱勤險夷一德小人之讒公廢于里一方有警
公起于家威行信結嶺海幽遐公之在焉帝不南顧
胡召其還殞于中路返柩來歸詔人負土伐石刻辭
立于墓門以貽來世匪止詔人

贊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
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贊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于中
必見于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
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爲公子丞相衛公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八



皇清

鳳城

二



公集卷八十九

八首

石曼卿墓表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連處士墓表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

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竒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竒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竒之謂曰毋老

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歿直久之改太常寺
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
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
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
州還爲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
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
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
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
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
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

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爲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爲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

喪官其一子使耐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
之先塋其友歐陽脩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爲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
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
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竒功非得難合自
重之士不可爲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
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
適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
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
夫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

漢水東至乾德匯而南民居其衝水悍暴而岸善崩
然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
家皆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爲可恃也景祐
五年余始爲其縣令旣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
曰吾李君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
厚厚舉進士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_貝州清河人
君舉進士中淳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
爲吏以強察自喜惡君廉直不爲屈多求事可釀爲
罪者責君理之君辨愈明不可汚卒服其能反薦之

遷威虜軍判官河北轉運使又薦爲冀州軍事判官
吏部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
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爲最多遷大理寺丞
乘傳治壁州疑獄旣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
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饑悉出庾粟以貸
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
爲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爲然因請君益貸具魏滄
棣諸州後歲果豐饑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
而活者數十萬家居三年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
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入其府墮

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未行契丹
兵指邢洺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趙
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政可
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
推直官遂薦爲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
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
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
歲卒以疾解退居于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
卒于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
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官至尚書屯田員

員外郎君爲人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旣不能祠君于漢之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令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刻石于隧以永君之揚

內殿崇班薛君墓表

公諱塾字宗道姓薛氏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簡肅公之弟薛之世德終始有簡肅公之誌與碑公官至內殿崇班以某年某月某日卒官于蜀州其子仲孺以其喪歸葬于絳州之正平先葬而來乞銘以誌予幸嘗紀次簡肅公之德而又得銘公其銘曰公躬直

清官以材稱性賢是似不愧其兄既葬而仲孺又來
請曰銘之藏誠以永吾先君于不朽然不若碣于隧
以表見于世之昭昭也予惟薛氏於絳爲著姓簡肅
公於公爲兄弟而公之世德予既見之銘而其子又
欲碣以昭顯于世可謂孝矣然予考古所謂賢人君
子功臣烈士之所以銘見于後世者其言簡而著及
後世衰言者自疑於不信始繁其文而猶患於不章
又備其行事惟恐不爲世之信也若薛氏之著于絳
簡肅公之信于天下而予之銘公不愧於其兄則公
之銘不待繁言而信也然其行事終始予亦不敢略

而誌諸墓矣今之碣者無以加焉則取其可以簡而著者書之以慰其子之孝思而信于絳之人云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爲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爲應山

令後爲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贖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貴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爲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爲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

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爲之罷市三日曰當爲連公行
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
舉進士及第今庶爲壽春令庠爲宜城令處士以天
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
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
與其縣人嘗賴以爲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
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
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
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云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

陽脩述

尚書屯田員外郎張君墓表

國朝文獻通考卷之

七

君諱谷字應之世爲開封尉氏人曾祖節祖遇皆不仕父炳爲鄭州原武縣主簿因留家焉今爲原武人也君舉進士及第爲河陽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叅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以疾致仕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九君爲人剛介好學問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其爲吏潔廉所至有能稱其在河南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與謝希深尹師魯同在一府其所與游雖他掾屬賓客多材賢少壯馳騁於一時而君居其間

年尚少獨苦羸病肺吐血者已十餘年幸其疾少間
輒亦從諸君飲酒諸君愛而止之君曰我豈久生者
耶雖他人視君亦若不能勝朝夕者其後同府之人
皆解去而希深師曾與當時少壯馳騁者喪其十八
九而君癯然唾血如故後二十年始以疾卒君雖病
羸而力自爲善居官爲吏未嘗廢學問多爲賢士大
夫所知乃知夫康強者不可恃以久而羸弱者未必
不能生雖其遲速長短相去幾何而彊者不自勉或
死而泯滅於無聞弱者能自力則必有稱於後世君
其是已君嘗謂予曰吾且暮人耳無所取於世也尚

何區區於仕哉然吾常哀祿之及於親者薄若幸得
不死而官登于朝冀竊國家褒贈之寵以榮其親然
後歸病于原武之廬足矣乃益買田治室於原武以
待君自河南蘇州累爲名公卿所薦乃遷著作爲郎
官贈其父太子中允母宋氏京兆縣太君於是遂致
仕歸于原武營其德政鄉之張固村原將葬其親卜
以皇祐五年十一月某日用事前四日君亦卒遂以
某日從葬于原上予與君遊久記其昔所謂予者且
哀君之賢而不幸又嘉君之志信而有成於其葬也
不及銘乃表於其墓君娶祝氏封華陽縣君有子曰

損試將作監主簿至和三年三月七日翰林學士尚
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歐陽修撰

龍武將軍薛君墓表

薛姓居河東者自唐以來族最盛宋興百年而薛姓
五顯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簡肅
公當天聖中叅輔大政以亮直剛毅爲時名臣公絳
州正平人也有子直孺早卒無後以其弟之子仲孺
爲後然其兄弟五人及其諸子皆用公廕祿仕以忠
厚孝謹多材能爲絳大族君諱某字某簡肅公之兄
也少有高節仕而不得志退老于家以德行文學爲

鄉善人君少好學工爲文辭應有司格旣而曰是豈足學也哉乃棄而不爲其後簡肅公貴顯以恩例補君右班殿直君篤愛其第不得已爲強起就職居頃之卒棄去遂不復仕君居鄉里孝弟於其家忠信於其朋友禮讓於其長老鄉里之人始而愛乂而化旣歿而猶思焉君以天聖二年十一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正平縣清原鄉之周村原曾祖景贈太保祖溫瑜贈太傅父光化贈太師母曰鄭國夫人費氏子男二人長曰長孺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知絳州軍州事次曰良孺歿

中丞女三人君以子恩累贈右龍武軍將軍夫人鄭氏正平縣太君君卒之若干年其子始以尚書郎來守是州予薛氏壻也且嘉君之隱德以終而有後乃爲表于其墓旣又作詩以遺之曰

伊絳之人其出如雲往于周原從我邦君周原有墓鬱鬱其松絳無居人惟邦君是從來以春秋執事必躬邦君在絳禮我耆艾惟父之執其恭敢怠邦君有政惠我後生從民上冢閭里之榮嗟我絳人孝慈友悌爲善有後惟邦君是視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脩嘗爲某縣令問其故老鄉閭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于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旣而皆以進士舉于鄉而君獨黜于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禮出身爲潭州湘潭主

簿陳州司法叅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
泉州永春縣事而鄧公已貴顯于朝君尚爲州縣吏
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
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庶貧宗族之孤幼者
皆養于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
不復爭人至于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
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
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貴賤爲異則其幸不幸
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于一時而窮者
泯沒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

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
鄧城縣令世勛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
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
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
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
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爲之銘以其葬之速也
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輓命太原王顧以丹爲隸書
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葬

君子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
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
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
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
之卒雖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
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
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
府號爲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
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竒花惟石
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

者賦詩飲酒以爲樂而君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
事省文書尤盡心於獄訟初以辟爲其府推官旣罷
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工
書喜爲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
不亂雖醉未嘗頽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
誌之曰榜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始君
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葬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
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
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
歿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余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

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
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
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
哉惟爲善者能有後而記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
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寫余之思焉
吉甫今爲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
身云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歐陽脩撰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八十九

一區之息公集卷之十

三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

墓表六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胡先生墓表
瀧岡阡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錢君墓表

君諱治字良範姓錢氏世爲彭城人後徙吳興自君
之七世祖寶又徙常州之武進曾祖諱某祖諱某父

諱某當唐末五代錢氏起餘杭據浙東西爲吳越王
於是時常州或屬江南或屬吳越而武進錢氏獨不
顯方以儒學薦讓行于鄉里連三世不仕宋興取江
南常州歸于有司君始以州進士舉中景德二年甲
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爲揚州廣陵潮州海陽縣令遷
寧國軍節度推官監黃州麻城茶場遂知縣事遷著
作佐郎知蘄州蘄水懷安軍金堂縣又遷秘書丞知
泰州如臯縣再遷屯田員外郎通判宣州未行明道
二年六月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二君以
好學能爲文辭家貧其母賢嘗躬織紝以資其學門

每夜讀書不止母爲滅燭止之君佯卧母且睡輒復起讀年二十三州舉進士第一試禮部高第遂中甲科爲吏長於決獄歷六縣皆有能政潮州自五代時劉氏暴殘其民者爲海陽經年民歸業者千餘戶由是海陽升爲大縣潮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夫守刁湛曰獄非錢君不可君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物因率吏入仇家取牀折足合之皆是仇人即服曰火自我出然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誠冤君即日出某家獄致仇人以法舉州稱神明其佐宣州數決

大獄及旁近郡獄有疑者皆歸決於君工部侍郎凌
策知宣州尤稱君文學曰吏事不足污子當以文章
君臺閣欲薦其文未及而策卒初宣州官歲市茶于
涇縣命君主之策子不肯以惡茶數千斤入于官君
立楚之以白策策益以此知君策卒君歎曰世無知
我者矣在麻城以茶課歲增五倍遂遷著作金堂故
多盜君以伍保籍民察其出入凡爲盜者許其徒告
以贖罪盜遂止會甘露降其縣明年麥禾大稔麥一
莖五岐禾一莖五穗者縣人以爲君政所致謂之錢
公三瑞君歎曰吾知治民爾瑞豈吾致哉縣人爲君

立生祠如臯民不農桑以鹽爲生君曰使民足以衣
食鹽猶農也乃悉求鹽利害爲條目民便其利而鹽
最增積以石數者至四十五萬君在如臯時年五十
或歎其仕不達君曰使吾政行於民是達也蔡文忠
公爲御史中丞數欲引君爲御史會君卒君平生所
爲文章三百餘篇號曰晦書君之皇考贈殿中丞母
諸葛氏封萬年縣太君徙封福昌娶蔣氏初封樂安
縣君又封福清子男五人曰公鍊公瑾公輔公儀公
佐蔣氏有賢行自君之卒日以君所爲勗其五子以
學蔣氏後君二十年以卒卒時公瑾公輔皆以進士

及第公瑾為新鄭尉公輔以文章知名當世為太常
丞集賢校理錢氏自其祖寶徙武進其居與葬皆在
其縣之遵教鄉敦行里慶曆三年九月庚申公鍊等
葬君于其居之東北原皇里水之北至和二年三月
壬午以蔣夫人從歐陽脩曰錢姓出陸終蓋顓頊之
苗裔始以士為周官久而以為姓自三代以來無甚
顯者至唐末錢氏多居東南及鏐乘亂世起餘杭有
地十三州號兼吳越而王者幾百年而武進錢氏獨
以隱德累世不顯豈以力者如彼而以德者如此哉
豈其盛衰遲速之理固有不同哉武進之錢自寶七

世下君有聞又有賢子不墜益彰其勢孰止蓋恃力者雖盛而必衰以德者愈遲而終顯立石刻辭其示彌遠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

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衰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望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叅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

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
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越州永明縣之紫微岡
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
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
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
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
有能政有文集一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曰州司理
叅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諶曰說曰誼
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
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

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右班殿直贈右羽林軍將軍唐君墓表

嘉祐四年冬天子既受祫享之福推恩群臣並進爵秩既又以及其親若在若亡無有中外遠邇於是天章閣待制尚書戶部員外郎唐君得贈其皇考驍衛府君爲右羽林將軍府君諱拱字某其先晉原人後徙爲錢塘人曾祖諱休復唐天復中舉明經爲建歲軍節度推官祖諱仁恭仕吳越王爲唐山縣令累贈諱大夫父諱謂官至尚書職方郎中累贈

書府君以父膺補太廟齋郎改三班借職再遷右班
殿直監舒州孔城鎮澧州酒稅巡檢泰州鹽場漳州
兵馬監押乾興元年七月某日以疾卒于官享年四
十有六府君孝悌於其家信義於其朋友庶讓於其
鄉里其居於官名公鉅人皆以爲材而未及用也享
年不永君子哀之有子曰介字子方舉進士皇祐中
嘗爲御史以言事切直貶春州別駕當是時子方之
風悚動天下已而天子感悟貶未至而復用之今列
侍從居諫官自子方爲秘書丞始贈府君爲太子右
清道率府率其爲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

行又贈府君爲右監門衛將軍其爲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權開封府判官又贈府君爲右屯衛將軍其遷戶部員外郎河東轉運使又贈府君爲驍衛將軍蓋自登于朝以至榮顯遇天子有事于天地宗廟推恩必及焉府君初娶博陵崔氏贈仙游縣太君後娶崔氏贈清河縣太君皆衛尉卿仁冀之女生一男介也三女長適太子中舍盧圭次適歐陽昊早卒次適橫州推官高定次適進士陸平仲次適著作佐郎陳起慶曆三年八月某日以府君及三夫人之喪合葬于江陵龍山之東原後十有七年廬陵歐陽脩

乃表於其墓曰嗚呼余於此見朝廷所以褒寵勸勵
臣子之意豈不厚哉又以見士之為善者雖湮沒幽
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
然則為人之子者其可不自勉哉蓋古之為子者祿
不逮養則無以及其親矣今之為子者有克自立則
尚有榮名之寵焉其所以教人之孝者篤於古也深
矣子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未知其止也姑
立表以待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冀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秦

州如臯人先生爲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
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爲法嚴而信爲道久而
遵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
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
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
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
禮樂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
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
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
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

能容取旁官署以爲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
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
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
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
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樂拜
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
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
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
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爲大理評
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爲光祿寺丞國子

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大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塋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墓具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脩述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

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因指

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

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
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
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
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
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
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
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為龍圖閣
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
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
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

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
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
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
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
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
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
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
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
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
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

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
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
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
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
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
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
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
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

舉進士及第爲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懷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爲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

所成就其後天子忠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秘閣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此後治諸暨剡隣邑也其民聞其來謹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士群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才行選及在館閣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國家自削除僭偽東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

山海荒闊列郡數十皆為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飢羸之卒當萬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

備而責守吏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
法而君以掌請兵不得又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
他失守者皆奪而官而君奪一官已而知其賢復召
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宋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
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青
發而先帝已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
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
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
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
卒享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

郎敷上曾車和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
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仙游縣太君君娶饒氏封
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隣皆舉進士
曰恩兒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
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爲太廟齋郎君
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
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
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
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
慰其思焉熙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廬陵歐陽脩述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

集卷九十七

文二十首

求雨祭文

求雨祭漢景帝文

祭桓侯文

北嶽廟賽雨祭文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又祭城隍神文

祈晴祭城隍神文

又祭城隍廟文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

漢高祖廟賽雨文

祈雨祭張龍公文

祭薛尚書文

祭謝希深文

祭大理寺丞薛質夫文

祭叔父文

祭太常博士知懷州尹子漸文

祭尹師魯文

祭蘇子美文

祭鄭宣徽文

皇考焚黃祭文

求雨祭文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
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災者
數千家然則水旱重事也天之庇生斯民者豈欲輕
爲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曰吏之貪
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和而然也
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爲雨者皆有神以主之以節豐

而為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吏則以告
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吏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
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雖愚尚
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尚饗

求雨祭漢景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告于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州帖祈
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
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
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後耘耔又行見老父曰此月
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

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脩以有罪爲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旣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脩爲罪又甚於所以來爲令之罪惟神爲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尚享

祭桓侯文

謹以菹肴卮酒之奠告于桓侯張將軍之靈農之爲事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遇一歲之稔

稔則租賦科歛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何不幸則水旱相枕爲餓殍夫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已登粟與稻之早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雨之降者頗在近郊山田僻遠欲雨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沒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尚享

北嶽廟賽雨祭文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所禱各即其封祀薄

秩卑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如巨
嶽四方之鎮天下之雄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修之
職既非一邦之守凡河北千里上給下足皆責于厥
躬故脩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以北冀厥惠之咸
蒙况神之主又非河北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
既獲賜矣而又敢黷幸神聽之惟聰尚享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滁州

雨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
將熟而敗吏勤於職已成而地龍於吏民何怒何矣
山湫有祠樂可消愆

太多已太浸潤收畜足支一歲旱則來告否當且待

又祭城隍神文

滁州

雨之害物多矣而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言城
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石衆
力方作雨則上之城功旣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
神誰尸吏能知人不能知雨惟神有靈可與雨語吏
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職無媿斯民

祈晴祭城隍神文

昨者王倫爲盜攻劫城市州民被虐餘毒未瘳非待
脩言乃神所見近蒙朝旨許理城隍所以戒往禦防

區文公集卷之十一
四
未然惟神愛福此州必有陰助今與役有期而大雪
不止沮民害事必有歸惟脩不能事神治民當有
明罰而城之成否自繫神民惟神之靈敢以誠告數
日之內豁然陽開尚不失時在神而已尚饗

又祭城隍廟文

滁州

民常患不勤於農農勤矣而雨敗其稼吏常患不修
其職職修矣而雨害其功吏與民慢則惧神罰妨民
沮吏豈又神聰今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尚可補
敢不勞厥躬咎難追於已往神幸惠於其終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

滁州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漢高皇帝之靈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于滁者不三
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
親且久孰宜愛其人之深也滁人敢慢其吏而犯吏
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
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動有
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
轉災爲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
之召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爾孰
難而孰易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爲猶

竭其力而不得已况神之易爲也况滌人畏信勤事
之久而親神宜愛之而又有可以轉災爲福變化不
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脩輒以此爲黷者蓋哀
民之急辭也其政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爲黷神宜降
災於脩而賜民以福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民之幸
也脩之願也尚饗

漢高祖廟賽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神古之爲
政者率入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甚篤故勸農節用
一遇天災

則厚自貶責務脩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今乃不
然當無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一月
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修其闕而動輒于神賴
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閔斯民之可哀賜之豐年徧
及遠邇神之惠如何可報吏之大過如何可逃惟
與民永永事神無敢懈尚饗

祈雨祭張龍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張龍
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爲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
又頑傲愚冥無誠懇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

無以進說於神雖其有請宜不聽也然而明天子閔
閔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于下公私並乏道路
流亡於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
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爲而神之所甚易也苟
以此說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堪而
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檢田
甫布茲懇迫尚鑒

祭薛公文

維年月日某
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薛公之靈是祐之元公

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敢辱
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
辭以禮天不憖遺公薨忽然其後二年卒追前
言生死之間以成公志掛劍于墓古人之義公
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
天往則難期惟其行已敢言是師有罪之身竄
逐囚拘生不及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
初尚饗

祭謝希深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明日祗役于滑謹用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性

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士
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况於吾徒師友之分
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脩走干峽而公在江
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而勉以自強其後二年再遷
漢土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謁公
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
覽秀之涼坐竹林之脩蔭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邑
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無歸來客公邦
歡言未幾遽問于牀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
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也哭者爲之哀

不識者爲之相吊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爲善之
效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較其少
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
旣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爲不
亡滑人來迎脩馬當此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
脩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茲言悲矣公
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浪尚享

祭大理寺丞薛質夫文

嗟吾質夫行豐而腴乃享其癯莖華雖敷不蒨而枯
善惡賢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外誰歸辜孔智通天

曰命矣夫在聖猶疑况於吾徒嗟吾質夫母不勝縗
慕無孺孤奠觴爲訣已矣嗚呼尚享

祭叔父文

維年月日具官姪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十
四叔都官之靈曰昔官夷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
參諫列榮辱雖異實皆羈紲使脩哭不及喪而葬不
臨穴孩童孤艱哺養提挈昊天之報於義何闕惟其
報者庶幾大節尚饗

祭太常博士知懷州尹子漸文

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

嗚呼天於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天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之何較惟何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已而推天禍福吉凶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訪昔我在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讒諷兩相知而以

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不聞而走慟嗟
此奠之一觴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兮難追哀以辭
而永送尚享

祭尹師魯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
友師魯十二元之靈曰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
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指其一身窮
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狖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
間兮遂即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予之多未
必若愛予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

而不在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寃而
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
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
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旣已能
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
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
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
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
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
庶可無於墜矢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

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祭蘇子美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
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虵風雲變
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
落震仆如麻湏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
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
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
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繼人

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
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
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
子觴尚享

祭鄭宣徽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宣徽太尉鄭公之靈曰
脩曩在場屋公爲先進旣登館閣遂獲並遊平生笑
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啓沃謀猷紀德揚功已
著朝廷之論臨風隕涕但神明舊之私永訣之情一
觴而已尚享

皇考焚黃祭文

男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皇考郎中之靈脩不肖不能紹稟先訓尚賴餘德遺休不墮其世得階仕進荷國寵靈欲報之恩不知其所幸天子以孝治天下凡列位于朝者皆有追榮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爵祿者皆有自來而退得伸其私志故自上三見于郊一開明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中允尚書工部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告于第者四今謹以告惟是

意則具載于訓辭尚享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二

祭文二十七首

祭程相公文

祭資政范公文

祭杜祁公文

祭吳尚書文

祭梅聖俞文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皇考太師祭文

皇妣太夫人祭文

祭宋侍中文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祭石曼卿文

祭胡太傅文

祭劉給事文

祭丁學士文

祭吳大資文

祭蔡端明文

青州求晴祭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祭五龍祈雨文

祈晴文

祭東嶽文

祭金城夫人文

祭王深甫文

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

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

酒卮十年再見公老子衰公遽如此予存幾時人生
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秬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
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韜能不施公居
廟堂有言諤諤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猶見
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計已在門昔者
樽酒歌歡笑謔今而一觴涕淚霑落死生忽焉自古
常然撫棺爲訣夫復何言尚享

祭資政范文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度羞之奠致祭于故資
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

乎學古居今持方入負丘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
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
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
斥群議衆排有事而思讐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
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
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
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桷椽傾巢破
殼披折傍枝害一損有人誰不罹誰爲讜論是不仁
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歿也何
爾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

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
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祁公文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趙日
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
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
豐腴公為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
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於
於閒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
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

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已者
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馱已壽
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况於愚鄙久
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銜
辭寫恨有涕漣漣尚享

祭吳尚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
田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晉守
資政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
老也閱世久也見念一作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

多也士少勤其身以于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
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
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彊飲食平居笑
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
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
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
如彼而易失又如桴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殞
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惟一有惟字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
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
享壽考以為人望而遽云長逝一作佳此搢紳大失所

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一作次豈惟
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享

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
歐陽脩謹率其官呂某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
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
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
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
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

一作

窮厄日有聲名余猶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鬢
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頰不衰謂子
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
難知况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
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無幾凡今之游皆莫
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
與淚獨出余臆尚享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脩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榮國太夫

人之誥四通告于曾祖太保曾祖母太夫人之靈曰
脩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之餘休享有爵祿材薄任
重繆膺獎擢踐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
異丞弼之臣蓋所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
光闕德發耀有時俾爲臣子者退得伸孝於家而進
以盡忠於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
恩而爲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祇畏竭其思慮勉其
不逮俾有樹立冀不顛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
靈及永賴祖考之遺德官有職任繫身于朝不得瞻
顧私室謹遣北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

皇考太師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脩獲罪于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爲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粵元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于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祫享于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脩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之

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
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
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兄之子廬陵縣
尉嗣立以告尚享

皇妣太夫人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滎陽郡太
君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于皇妣太夫人
之靈曰脩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柏者于茲
十年無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報遂以貪冒滎祿留
連歲時獨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

自嘉祐之元殆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鳥
鳥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責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
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
自臨事則又以永負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
哀愴之情謹遣兪之于嗣立以告尚享

祭宋侍中文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
云亡天子之惻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
光華自茲而絕學者之嗟旣文且賢周達善問惟此
不朽有司之信輶車其行禮備哀榮奠觴爲訣脩等

之誠尚享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
臣歐陽脩伏觀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
不得攀號於道左謹擇順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
輿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
仁至孝本堯舜之心克儉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
物威靈在天今者因山爲陵十萬世而叶吉同軌畢
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秉
髮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媿三良之殉身罔

極銜哀但同百姓之喪考尚知豺獺之薦冀伸犬馬
之誠臣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脩西望泣
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石曼卿文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尚書都省令
史李敷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
卿之墓下而吊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
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
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
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

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柰。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啾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今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今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太上之忘情尚享。

祭胡太傅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脩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
之靈自昔並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
惟公松柏凜凜寒標他人磨礪爭出圭角公獨渾然
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
予文之鄙悞不能傳三十年間旣親且舊哭不及喪
行不送柩寫恨臨風有懷莫究尚享

祭劉給事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

官脩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煉以爲鑑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爲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乎瓦甃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識造乎幽微乃百煉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爲末疾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銜恨無窮。此所以士夫驚呼莫不爲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况相知於道。

義而又接於游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胸尚
享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
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爲賢子之
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
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矢點彼
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慙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
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袞冕不祀桓魋孟軻
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脩身

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
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爲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
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吊乎沅湘彼靈均
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
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
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
子聊爲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尚享

祭吳大資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

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企光塵而金門
玉堂早接雋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
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於田廬
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飲醕
百分尚想平生之意氣寫哀一奠不知涕淚之縱橫尚享

祭蔡端明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三班奉職指使李敬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
公君謨之靈曰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
理也生爲可樂而死爲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

幸於其間者宜其爲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橫出材宏業茂而譽望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祿及親人以爲幸也而公以榮名顯仕爲之養綵衣而戲昔以爲孝也而公以金章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爲子者莫不欲其親如公之親爲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爲子也其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已卧病於苫塊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前遂以爲一孤藐然以爲一喪之主嗚呼

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爲之出涕先
親戚朋友乎况如脩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
深者乎夫世之舉遠以爲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閩負
南海齊臨東海使脩不得躬一觴之奠寫長慟之哀
此其爲恨又可涯哉尚享

青州求晴祭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東嶽天齊
仁聖帝而言曰夫麥之爲物歷四時而後實凡所以
生育長養成就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
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

農服耒耜有勞筋苦骨之勤而水旱之災螟蝗之孽
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所失天之至
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間時賜一大豐之歲以
償之夫豐歲可謂難得也既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
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垂穗而蔽野在場
者其積而如坻民徬徨而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
者不得入于廩使皆化爲羽翼而飛揚之豈不可惜
也哉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
日之不雨以成天之大賜使收獲得以時而民足食
公足用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浹之頃而九州數千

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
故敢以爲請尚享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脩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脩扶護毋喪歸祔先域
大事有日陰雲屢興脩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
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即事矣幸神寬之
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何窮尚饗

祭五龍祈雨文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飢民食糟麥爲命而天久
不雨苗將稿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雨者龍

禪之所作其忍不爲薄莫拙辭致誠而已尚饗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冤枉之無許刑罰之不明此人力能爲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爲病恙災殃以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戶人皆受其災雨雪

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閔之

祭東嶽文

某比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閉方巾車而即路屬暑二兩
之時行輒以愚誠仰干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
清颺而散陰暴秋陽以涸轍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
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爲報一觴之潔謹用薦哀尚
饗

祭金城夫人文

脩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
夫人之靈脩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葬千里之

外忽承凶訃愴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尚饗

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爲之耻富與貴不爲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於久念昔居穎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送子于泉占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况如子者豈止一邦之賢舉觴永訣夫復何言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九十二



一國之寶



115545







新刊
圖書
藏書

